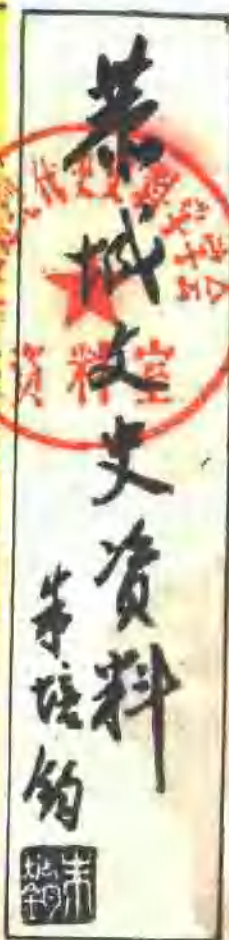


2002



政协恭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(6)

恭城文史资料

(6)

(内部刊物)

政协恭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一九九二年五月

审 编：吴嗣芳

主 编：易宣强

封面题字：朱培钧

封面设计：刘万鉴

扞 图：万 鉴

校 对：向 阳

恭城文史资料

(6)

(内部刊物)

政协恭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☆

县委宣传部内部资料准印证

№ 1992—8

恭城瑶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

1992年5月出版

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·阿旺晋美参观恭城孔庙的题词：

阿沛·阿旺晋美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

译文：保护文物古迹，弘扬民族文化。

阿沛·阿旺晋美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

目 录

《名人题词》

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·阿旺晋美题词……文管所供稿

名人遗作

一个苦学生的自述（马君武）……田文洪洪宣华供稿（1）

民族史料

恭城瑶族简况……（21）

人文荟萃

君归何早……张远强（31）

——忆李绍任同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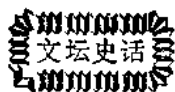
地方风情

瑶族招郎入赘……唐洪魁（39）

瑶族青年钱袋……俸斌（41）

瑛谈莲花歌圩……唐洪魁（44）

观音《拈鼓舞》……………亮 戈(49)



文坛史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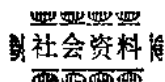
相对忘言风雨夕……………余晓之(51)

——忆刁剑萍先生



游子笔记

南侨忆旧……………何应元(55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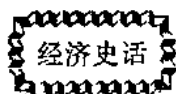
社会资料

林志仪、李枝富在恭中逮捕及释放经过……………周积伟(60)

体察民情，促进救灾……………周积伟(6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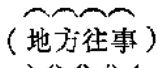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忆刘建勋、吴芝圃两位

书记视察恭城救灾工作的推动



经济史话

漫话恭城圩市……………唐洪魁(67)



(地方往事)

黎明前的恭城——历史回顾……………李健宁 付 俊(73)

难忘的《血与火的洗礼》中的片断……………刘善纯(77)

——“1、26”与县委莲花工作组突围经过

风光名胜

- 当年的恭城燕山公园……………贝逸仑（83）
恭城旧八景简介……………陈硕章（85）
翠微峰“拾翠园”……………陈硕章（89）
虬龙油杉……………陈硕章（91）
天梯岩……………陈硕章（92）
莲花古榕……………陈硕章（93）

一个苦学生的自述①

马君武

有几个朋友劝我把从前求学的经验写出来，一个九岁丧父亲，靠母亲作工抚养的孤儿能够侥幸至今存在，已算万幸，却居然冒尽许多险，在外国读了十五年书，且于祖国文化有些小的贡献，（指我的翻译事业，或者还是不免自夸的话。）当然我的经历是有许多小说趣味的。但我不仅是一个不会写小说的人，并且是一个最不喜欢看小说的人；又向来未曾用白话写过文章，今以白话文写这篇自述，当然不会写得好。目前和《万有文库》翻译的书已经译完，以后作什么书或翻译什么书，尚未决定，暂时利用我有余的时间，来写这篇自述。用以报答我几个朋友的期望。同时使一般穷苦的学生知道象我当时所处十分困难的环境，也还可以开步直向前走；没有饭吃的人，也可以在外国大学毕业；或者可以壮他们一点志气，也未可知。

第一章 四岁以后的事——平南县署

我是光绪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恭城县署生的，但是父母离开恭城很早，四岁的时候，父母带我到平南，平南的事，

至今记忆得很清楚。

我记得平南是一个很小的城，我们住的是平南县衙门西北角上一间小屋，屋门前有一株大榕树，树上有许多合群同居的八哥鸟，每天清早和晚上，它们叫得非常高兴，也很好听。大榕树底下有一对蛤蚧，衙门里的人都说这一对蛤蚧年岁很老了，年年都在榕树底下“蛤蚧”“蛤蚧”叫的。出门向西走不多远，有一个水池，这水池到了夏天满开荷花，水池向南有一间小屋，一厅两房。我父亲的东家姓曾的（名纪平四川人），请一个姓杨的先生在这里教他的小儿子读书。我是我父母亲生的第一个儿子，祖母把我当作宝贝，自己抚养。父亲和祖母商量的结果，叫我附在杨先生馆里读书。

小孩子初次上学的时候，照例要经过“发蒙礼式”，和我发蒙的就是姓曾的县知事，寻常发蒙时要读《人之初》这一部书上四句，就是“上致君，下泽民，扬名声，显父母”。

我父亲以为这未免太俗，並《人之初》一本书也全不要我读，他所指定要我读的是两部关于历史的书，就是《历朝鉴略》、和《龙文鞭影》。《龙文鞭影》现在书坊尚有得卖，《历朝鉴略》一书现在很不容易见了。我记得书头四句是：“粤自盘古，生于太荒，首在御世，肇开混茫。”

一般人认盘古好象犹太旧约上开天辟地的上帝，最近上海戏场竟编有《盘古开天地》一出戏，好胆大的优伶，你们想解答世界开辟的神秘么？我们且谈谈“盘古”的来历：

《太平御览》卷二引《徐整三五历记》说：“天地浑沌

如鸡子，盘古在其中，一万八千岁。天地开辟，阳清为天，阴辟为地，盘古在其中，一日九变，神于天，圣于地，天日高一丈，地日厚一尺，盘古日长一丈。如此万八千岁，天数极高，地数极深，盘古极长。”

活到一万八千岁的动物，且日长一丈，这真是任何动物学家所梦想不到的。犹太说上帝无生无死，盘古却有生有死，《还异记》说：“死后头为四岳，目为日月，脂膏为江海，毛发为草木。”

《绎史》引《五运历年记》所说，大概相同。但加了几句：

“气为风云，声为雷霆。肌肉为田土。齿骨为金石，汗流为雨泽。”

凡稍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，都应该知道这些话绝对不可能。大概中国人的始祖传说，历时愈久，追溯愈远。《商颂》说：“洪水茫茫，禹敷下土方……帝立子生商”，《商颂》据王国维考证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。中国人始祖是禹，禹又同商国的建立有关系。到了《论语》说：“尧舜其犹病诸。”始有尧舜。秦国一般方士出来，始有黄帝。战国时许引出来，始有神农。《易系辞》出来，始有庖羲氏。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李斯说，“古者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泰皇最贵”始有三皇。最后到汉代，中国与苗族是系愈切，苗族的祖宗——盘古——便变了中国人的公共祖宗，变成了中国开天辟地的上帝，坐在三皇以前的第一把交椅了。

我们住屋后有一个花园，园内满地都是喇叭花。园边围墙后是菜地，我记得围墙经大雨倒了，又没人去修理它，家

里人却借此出入。祖母和母亲时常与附近种菜园的人来往，他们也时常送些新鲜菜蔬来。到年节的时候送一两只鸡来，祖母也送些东西回敬他们。有一天全衙门的人都非常惊慌，说是土匪要来围城。没多时土匪居然来了，城门都关闭了。直到很夜深时候父亲由县知事处回来，说“谢天谢地土匪并不多，已经着团兵打散了，”住平南县一年，当时署理县知事大概是一年一任的。曾知事卸任，我们一家人都随着回到桂林。

我自从五岁离平南县，以后虽然坐船到南宁经过平南两三次，但从没有时间去看看我“发蒙”的地方。直到民国十一年五月我在贵县遇难后逃到平南县住一晚，发蒙读书的小屋子已不见痕迹了。我们曾经住过的一间屋，虽然存在，但是已破坏不堪。经过了三十六年，门前的一株大榕树尚岿然犹存啊！

第二章 我的家世——曾祖的蓄学

前清嘉庆末年湖北蒲圻县有一个做豆腐卖的夫妇二人，只生下一个儿子，他们虽然境遇很苦，却很愿意这儿子读书。这儿子也能体贴他父母的心事，读书分外用功。

他所学的是一个姓吴的先生，（我祖母告我此事，也忘记了这吴先生的名字。）是蒲圻县很有名的一个教书先生。见这做豆腐人的儿子读书进步很快，甚是诧异。午饭放学的时候，他常常出去，不一会，就回到书馆里。吴先生问：“你吃过午饭么？”他答应：“吃过了，”吴先生总不相

信他吃饭这样快，侦察之后，方知这学生並未回家吃饭，不过将几文小钱买些便宜糕饼，吃了之后，却赶紧回到书馆读书。吴先生很看得起这个学生，此后每天就留他在馆里吃饭，这学生后来考中了道光××科进士，由主事留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，这个做豆腐卖的是我的高祖云台公。这个没饭吃而苦读的是我的曾祖郁斋公（名丽文）。

蒲圻县一带，至今许多人都知道这一位苦读成名且曾做好官的马丽文先生。前几年我和朋友杨时杰君谈起我的家世，他说：“我们沔阳地方，民间至今尚传唱马青天道情，就是纪念马丽文先生的。”可惜我当时未曾问得这道情的词句。

我幼时尚看见家中遗下的曾祖奏摺草稿数通，写的是褚遂良字体，秀美可爱。我记得有一套奏摺是参劾对鸦片战争误国的耆善，不幸己亥我和母亲住在凤凰街的时候，邻舍起火，瞬间住屋被焚，我曾祖所遗下的奏稿，我祖父手写的诗稿，（短笛集）和我父亲的许多字迹，通通烧完，至今先人的遗墨便只字无存了！

我曾祖为奏劾一般误国的满洲大臣的缘故，结果是遭他们的嫌恶，不久外放广东高州府知府。在高州时有许多美政，颇为地方人所爱戴，但是一般满洲大臣，以为尚不免便宜了他，更向远处迁调，由高州调至广西思恩府，当时的思恩府与现今的思恩当然是远不相同，是一个有名的烟瘴地方。我曾祖到任不数月，便病故。我曾祖有两个儿子，大伯祖仍住蒲圻县未来，我祖父光吴公。（祖母说：“取这个名字，是纪念吴先生的，因为吴先生无子，曾祖欲将祖父过继吴姓，

但未能实行”。)随至任所。曾祖死后家徒四壁，灵柩不能运回湖北，后来就葬在桂林北门外两湖义地。我祖父不能回到原籍，就流寓桂林了。

我幼时见一部近人笔记(仿佛是《金壶偶谈》，但记不清楚了。)，说我曾祖有一天与同僚会集，有人举我曾祖的名“马丽文”求对。在座的有一位“蔡振武”，一人说：

“蔡太守的名就对得很工整。”他一人说：“丽文对振武固不错，可惜蔡字对不上马字，”那位先生说：“你不记得《论语》上“臧文仲居蔡之”朱注②么？”坐客大笑。从此那位姓蔡的太守，便得一个“蔡大龟”绰号。我祖母常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切记不要忘记了你们祖宗的勤苦。家里虽然穷得常常没有饭吃，也会读书成名。”这是我们儿时时所受的深刻教训。

第三章 四十余年前的桂林的物价和生活状态——慈父严母

我祖父是一个跟随曾祖父到广西来的，祖母雷太夫人在蒲圻县去世，那时父亲不过几岁。后来祖父在桂林续娶吴太夫人，因父亲年纪太轻，便托同乡姓张的带到桂林，姓张的是时常往来汉口桂林间的商人，

祖父多病，流寓桂林十余年，干了些不紧要的差事。他一生穷愁的产物——“短笛集”，不幸已于己亥年被火烧失。他十年左右在桂林所经历“穷”与“病”的生活，全靠吴太夫人安慰他。我父亲到桂林没有几时，祖父一病不起。家中一大部分人都在湖北，在桂林的，只有祖母和父亲，

“衡臣，（我父亲的别字）你干点什​​么好事呢？捐官没有钱，投考没有籍贯，你还是学《刑钱③》吧。”这是吴太夫人和父亲商量的话。

我父亲这时不过二十岁，我祖母是一个有本领善应酬的人，居然托熟人介绍得临桂县刑幕④李申甫的许可，收了我父亲做门生。

我父亲就恭城县幕职好几次，由平南县回到桂林，又去恭城两年，但是家眷都没有同去。我父亲过年节时或回到桂林，在家住得最久是年假，大概十二月底回家住到过元宵又去恭城。

我六岁或七岁时从汤荫翹先生在盐道街关帝庙读书，初学做三个字的对子。有一天汤先生出一付对是：“鸡唱午”三个字，我想了一想，写了一付对，抄在小本子上交去。对的是“鸟鸣春”三字，我父亲恰好来看汤先生，汤先生把我对的对子打了两个圈，给我父亲看，说：“这小孩子很奇怪，如何对得出这三个字？”我那时弄得莫明其妙，心想这三个字有什么好，值得两位老前辈这样称赞。其后我过了几年读韩昌黎文至“以鸟鸣春……”才知道汤先生和我父亲称赞的原故。

我父亲每月馆修⑤所得不过三十余元，留几元零用，每月以三十元寄与吴太夫人做家用，那时我大伯父，大伯母，和道隆哥，巧姐，都由湖北来了。伯父的长孙道铨哥和二伯父纪臣也来了，但纪臣伯父是不常在家的，他去做他的把总老爷，常住南宁。我们住在义仓街姓肖的房子里，全家连男女仆役有十余口人，

我们所住义仓街的房子是三开间两进半，最前半做书房和门房，中间一进祖母和伯母巧姐住，最后一进母亲带弟妹和女仆住，每月租银五元。

那时的物价不及现今十分之一，米一千五六百文制钱一担，猪肉九十六文一斤，牛肉六十四文一斤，青菜豆芽每斤不过十余文，所以三十元一个月的收入，十几个人吃饭，（仆役的工资，每月不过六百文至一千文）居然绰有余裕。吴太夫人午餐要饮一小壶三熬酒，他非常好客，常来我们家做客的，有：吴家婆婆，李太师母——就是申甫先生的夫人，和李九娘——就是李太师母的第九个儿女，拜给我祖母做干女的，李家九叔——是祖母义姊的儿子，每次父亲有家信回来，都请李家九叔来写回信。李家九叔是临桂县秀才，但是他书桌上除了一部《小题正鹄》⑥之外，并无其他的书，这是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，觉得很奇怪的事。

我自从在平南县与父亲同在一处后，与父亲见面的时候，都在他年假回桂林的十几天。我父亲是非常慈善的人，对吴太夫人非常孝顺，吴太夫人酒后脾性不好，但虽然盛怒之时，得父亲一言即解。吴太夫人最宝贝长孙，父亲却四个儿女都是他的宝贝。祖父去世时，父亲才十六七岁，已经写得一笔好颜字。仪表温雅，外舅祖（母亲的舅父）陈允庵先生最爱他。与东家相处，个个投机。所以父亲自就幕以来，未曾闲过。父亲就馆的地方，或是荔浦，或是恭城，都距桂林很近。年假回家的时候，我和妹妹弟弟都围绕着他，他好不喜欢，他年假所带给我们的东西，不是荔浦芋头，就是恭城柚子，和恭城柿饼，这都是我们小孩子最爱吃的东西。

我一直到九岁未曾挨过父亲骂过一句，且并未见过父亲有一次发气骂人。由父亲所听的都是和鸛的话，和鼓励我们读书成材的话。母亲则大不相同，她说：“铁不打不成好钢，孩子不打不成好人。”她教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手中所拿的是一根很粗重的大棍。或者我十七岁时候，所受是一次痛打，是最后一次吧。唉！现在父亲过去四十二年了，母亲过去一年多了。母亲过去前一个月，到杨行去看我的病，偶然说到小时候挨打的事。母亲说：“你不挨打，焉有今日？”我今日有什么半点成就？真辜负我的慈父和我的严母啊！

第四章 家庭的崩溃——一碟臭咸菜的生活

十几口人吃饭的家庭，总不能不算一个大家庭。这样家庭，靠一个人给养，这一个人一遇不测，如是全个家庭必然分崩离析，不可收拾，我们的家庭就是这样。

我父亲是光绪十六年五月九日在马平县过去的。头一年到马平的时候，一个姓付的朋友和我父亲说笑话，他说：“马平二字于你不利，你不好去。”父亲头一年年假回家，祖母因为家眷未去，叫道铨哥眼去马平。

李九叔得我父亲的凶讯最早，有一天他来见我祖母，吞吞吐吐说道：“听说三哥（父亲行三）在马平有病。”祖母说：“他身体本来虚弱，容易得病。”李九叔又吞吞吐吐说道：“听说他病很重。”祖母起：“有道铨在那里，会招呼他。”李九叔便也不再说了。

有一天早上，祖母在门口买菜，我突然跑到她身边说：

“叔叔今天动身回家。”祖母说：“不要瞎说，五月节过去好几天了，你叔叔哪有工夫回来？”（因为二伯父未娶亲，一定要我过继他，所以我叫父亲做叔叔，叫母亲做婶娘。）后来问起道铨哥，父亲的灵柩恰好是这天由马平起程回桂林。

又过了八九天，道铨哥回到家中，满身穿白，先到祖母面前跪下，叩了几个头，哭过不止。祖母看见发呆，说不出话，一家人集合到一处。道铨哥起来说我父过去的经过，说：“病初起本不要紧，父亲想快快医好病回家过端午，吃药太杂，最后吃错了秦医生的药，服了什么牛黄，如是大泻不止，不过一二日便不可救了，现在灵柩停在万寿寺。”

祖母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，一家人都慌张无主。我们这一家是吃在口里，穿在身上的，一点储积都没有，眼前丧事就办不下来。

祖母把陈允庵外舅祖请了来，说一切请他作主，允庵先生是广西抚署的第一幕宾，平日穷亲戚靠他吃饭的不知多少。无论亲戚朋友有什么事求他，他无不尽力帮助，何况我母亲是他独一的外甥女，我父亲是他最爱的外甥女婿呢。他好好的安慰了祖母和母亲一番，说：“一切有我作主。”

允庵先生和我父亲择日开吊，并且在我们家中请了一次客，向大家说了一番：“衡臣不幸过去了，母老子幼，请大家帮忙！”的话。如是有几个至亲好友有认定一次帮助数十元的，有认定每月帮助一元或一两元的，除了办丧事之外，大概剩下一百元左右。每月由各亲戚帮助的总共不过五六元，

一个家庭由每月收入三十元突然减到五六元，是何等不